

七

書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四

論二

代宗論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而成安史壞亂之後
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
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
所驚跳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
也余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考二焉誠率是
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

客大功之臣皆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
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
功著矣懷恩之恃恩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
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
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虜也與之較
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亮悖蓋將亡也是
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
典二而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
端則高臥以覘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

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
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
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
如是天下之不謂之如息者理當爾也德宗
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掄矣人有當
其意則用之象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
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听之載惡
之甚誅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
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抑仇一言而

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
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推于外而代宗居
中無不知也去三大毒如殺犬羊中外不驚
上下服服現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
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
身也哉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
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

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
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
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強藩大
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于
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万也攻堅則
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
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
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契于田悅而
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

莽為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
於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為
日文矣危亡之机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強其
間此時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与河朔
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机察其時一舉而滅之
而李師道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
效順矣此无它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已
之氣先索力先熨矣已索之氣既熨之力人
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不恐也憲

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
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
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
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磔嬰兒則責育在旁必
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
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
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

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
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
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
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
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
現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
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无幾人然則文
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
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

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因侵辱困苦僅免于
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縉于勃少恩若是
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
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
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
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竊民也用兵
十余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勇
之習豈能帖然無毫厘于心哉以英雄之資
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姆之提嬰

見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
從之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
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君邀功驕蹇放縱
之所至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
亦畏其有所待而驕之而不已則亂之而不
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
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
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
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

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
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
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
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
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際曾
不得享天下之人問之者諱不為霍光痛心
哉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
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
才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

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
帝誰為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
之用心絳俠无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
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
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
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
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也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恣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

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
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
知人者不覩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
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
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推
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
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
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為長者而
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

跽不可也求其無奔是可矣得偶馬而愛之
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
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
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奔不可
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
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
柳典夫不肯俠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
私意矣伏節死義典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
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

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後以其剛勤不
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
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
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
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季之夫昌之不能脫如
意于死其勢盖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
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
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覘人也亦異
矣

魏晉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
懼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齊國以與人
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
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
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覘者有所忌則重矣鱣
鱣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
之鱣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
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
畏百司庶府非不惧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
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
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奪之矣
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為國重者非有服天
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
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
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讓也
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竒之在虞諸
侯不敢讓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為敵也郭

子像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
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
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為
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
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
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
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
悸莫敢太息王祥郗冲舉國而與之夫是數
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听者彼惟

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胷中而無有
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
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
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
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為國之
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
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
此時雖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
所以不為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

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
惡天下之矯激也默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
矯激者安能真為名節也自至則變矣世益
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億之哉
夫如是而未免于矯傲則庸庸者而後可矣
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
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熾猶能存國古之
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方不足以言矣傳
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

言有言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
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
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
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用
之德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礼樂之
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
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為國
者蓋察諸此矣

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
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
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
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
祖苟一時之便偽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
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
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
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
安史健虜百聞百勝其治軍行兵風來出郭

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
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
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
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生而
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常思其欲讀史思
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替殺史思明事而後
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至
于忠信其胷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
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

思明此雖狡夫猶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
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
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
而田承嗣之賤獨為尚父屈欤此于伏人之
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
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
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讀唐書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

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
之于從諫幾于誠矣或問二君之誠愈余謂
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為外貌觀美
繁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
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尚
儉彼身衣七絺足履單鳥集書囊為殿惟罷
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
則未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玩慨古昔語必
成文此雖無害于問過而有好奇之心焉此

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
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者文
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
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乎日之厚敬而深信
之或未必情也且諫好者不諱其過而魏徵
以諫草典史臣帝問而怒遂有什碑罷婚之
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余謂
或有之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為悍妻所制
外聚群不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
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慧見東方言者
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
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
廢子言之故怒其人嘗典賢交通令其父訓
其子父殺之帝問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
政能如是則希其意必相戒而天下間之必
有父子之義焉夫能約理而不盡欺叅以義
而其蹈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
足以完其身矣

又讀唐書 二篇

李德裕制變應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疎動人之觀听而後多悔官者刘承偕監刘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朝恩宗以其有寵于母后問計于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于事也健然苟京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

必求動人之視听哉此度過人者也刘稹之叛計策出于郭誼為多稹勢已窮蹙誼斬稹以降此在稹為可賞德裕以為刘稹小子安知及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声以疎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于其下其為慮盖已疎矣德裕惡牛僧孺

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又措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反者之罪為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怒僧孺由此遂竄德裕于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為是哉故一失勢群起而擗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言為妙矣此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奧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美而不悟視人之利

害國之在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為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游蕩無度六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覘其成吾不吝權公人以權而覘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及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

略尽正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
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
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千戈
礮鉞未嘗絕而間為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
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
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无
為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五代

春秋時季梁在隋宮之竒在魏皆明安危曉

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敢易余竊怪五代之君
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
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
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
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
亦從而不振歟余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
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保時君之昏明安重
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
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

其後率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
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于朝曰
敬瑭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
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
清泰信其言而先為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
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
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律耶
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勞甚
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

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
戎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
載將仕江南典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
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
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
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
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復山不能為固天
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強諸葛孔明且不能用
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於審

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二見忽而一用
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四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五

論三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
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
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為
止論拂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
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游梁羈旅不偶亦
思秦吳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

之情唯恐失其意也受惡未可必而諫及之
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
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
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以開其利於
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點二此其心似不忍
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
亦自以慕蔭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趙光國

余讀趙克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

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以數年而不
決其取之也又外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
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
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大見零之事微
矣然其現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
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于功名而不肯為
微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二非吾之所能
為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
舍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馘捕虜

與敵開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
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
之固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
道也先國救旱井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
亂其腹心培之于覆亡乃徐待其熟而後振
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決死為必敗哉以謂
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余嘗怪武帝
用衛青霍去病出万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
強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漢
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
而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
時內有太宗之推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致
頡利于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
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
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矣而滅之夫武帝之無
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匈奴于弱
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
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

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奔國以
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逢
從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
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
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
也句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句踐不能忍而
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
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為也故
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家至百計蹙取
也 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謂此用兵之法

陳湯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
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聞後奉使者乘
危徼幸生事夷狄一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
誣者則稱奢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
細瑕宜加尊寵以功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
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象

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有能如此者而欲
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
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
服也然湯之還使朝遠遂厚賞之一不問其
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
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
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
從而賞之愈于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
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

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
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
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
世獨一成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
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
今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
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廵有
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
褒顯之而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

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蕭何

高祖論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

諸將百計論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藏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為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以為狂易及常而高祖獨安為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說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

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
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其心惟恐
其恃切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
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
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
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
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
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
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于何也雖

然絳侯吹簞之羈民其驍武勇驚疑其恃功
而喜亂恐其甚疑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
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取
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邴言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八雲
中詔回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
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戢夫吉之
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于其所

急而一時際會于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微幸
矣謂之真憂邊思戢也可乎因微幸以得奢
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公謗則
亦少欺矣矣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
遂不敢以為出己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
以能歸功于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
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典御史等耳
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
豈獨憂邊思戢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狹弓

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
其人不讓則知之者吠之矣而吉脫宣帝于
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
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欣
夫冒微幸之禍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
獨為邴丞相恨也

衛青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
不足于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

可以為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于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為也司馬迂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于上其于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以青為奴庸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

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文死至擊傷者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推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實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惟夫籍福之歡而為決意斬代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迎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于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于持重遠見之

士廣之所為天下之乾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其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位被為反計而彼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伏節死義則悼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王導

余觀王導之為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強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為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亂夫國小勢卑而有所恃必敢闖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闖而不能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

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既死姜維恃其
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為吳也江東
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
權既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曰孫皓不肯俯
俛畏縉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
曰小國敢聞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
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強
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
則內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困人
未去則去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
不可得東晉是也道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
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礼名勝設學校謹選
舉力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
夷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
刻深以高功利起怠墮收蓄天下才勇之士
不畏勞苦徃反典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
也而道頌為此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道頌之
意以謂限長江而与閩洛交兵相元帝而与

劉曜石勒爭推駕御賀循紀瞻之後而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俗而為保國之計苟死後世不逃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倔強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掣制上流而朝廷奔命耳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于凌夷其契之後此固道之深旨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張華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復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於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復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六死不為六死微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為怨則強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

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遯尾之后嗟
乎華于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為是言者不
以賢不肖皆免者也董卓築郡鳩曰事成惟
抑天下不成守此鳩夫事不成而鳩可得而
守欤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
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
優游卓之守鳩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微幸
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
悲也夫

王鄭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清忠與之
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
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為道雖大然其以濟
物為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
德為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
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為不仁而
有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余觀王祥鄭冲何曾
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

君子可也然為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
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惟君子之所忽
而當事則為小人所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
而行違在邦在家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
似乎此孔光師舟皆盜當仁賢君子之名而
或屈于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為姦者及依之
以為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
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独憚大將軍典汲黯
畏衛青畏其武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

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
人君子乎大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
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謂君
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指
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
璉園林鴻鵠者此教子之謂矣

游俠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
于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于大義而其感慨

雄俊先人後已故可取也棲護平生齷齪守
常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
豪俠立節無如此時為宜斬莽使脫寬于死
身自亡區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
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問莽大喜此
苟偷畏懦閭里屠敗人耳當莽時天下威畏
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
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
郭解糞土之余也何足道哉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暮大于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
起于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于賢已
者宜若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
天者莫不有極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
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
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
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
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

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
焉此天下之絕德也天惟聖人而後能之而
使中人之才其為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
之畏愛曰吾將舉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
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
曰不可以謂德不及于聖人耶不猶愈于敗
乎天烏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
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賀絕而死此
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

使迂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迂矣夫迂國
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
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為安坐之計
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謂不
能定迂則其患將甚于安坐而待患歟蓋子
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
以謂諫事以制不為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
也余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
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

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夫宋襄公
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
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余不知
二人者果能為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
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
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
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
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為聖豈
好高而為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
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為之
哉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
非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為是
故罪至于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為恩而御
罔之聞勢之有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
之事有可以不為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
為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碩若是愷然而已

哉彼誠以為事至于可以不為而無我責而我僂。然求為之以為功則夫世之求為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後為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於忠恕而其所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常弑其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強也。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以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賊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

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加我以惡則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以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為善者不亦狂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人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所以為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為賢乃其所以為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

而後勞施而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能然吾見其越常棄礼乱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不免于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如必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為偽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強仁義以為賢而不捨仁義而求自便也不強以為賢故為善者不難不捨以為便故不為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為而為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嘗欲摩項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為不可易也

應侯論

范睢

改姓名為張祿相奉封

余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睢困苦展轉既瀕于死其求報于魏也切

肖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游夕游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於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當秦王之心而自顧其推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睢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

哉太史公乃序睢事如此乃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問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取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事如此彼独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

之親非獨取患于穰侯秦王亦且遂之矣彼
睢之八閨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
其為計如此万一有幸而得見王徐二而圖
之何所不可而逃為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
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
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
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
子曰子長多受二竒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
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間暇樂生之
心勇于公戰怯于私聞蓋凡所以養生者非
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
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王自商君起之
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
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
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道引
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

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
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
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餌
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剴壯勇力倍于平時
然不過數年之後卓名之力已盡而遺毒餘
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
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
民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
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操伏其民而和

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
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
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
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
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
創以濟肅其怠墮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
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
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天下後世天下已定
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乃始

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
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受首
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
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
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
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典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
一然則起之才豈淺二者耶及田文為之言

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
何独短于此而不敢典文較及觀起之相楚
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
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
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
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
田文之于知人也亦明矣然則曰文之知起
之不足以知此者何說也起之為人也明屬

而不達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推是二者蓋
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
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
以序位听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
載書叙群臣而使之听政豈有所不可哉而
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
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
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
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

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与
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
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
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
楚明法守今指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夫
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取不附之大
臣典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
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
乘時一龍一蛇典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

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五

